



# 现实政治

痛陈积存千年之流弊  
洞察现实政治之壑奥

傅斯年  
／ 著



# 现实政治

傅斯年  
／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  
集团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现实政治/傅斯年著. —西安: 陕西人民出版社, 2012  
(可以触摸的民国)

ISBN 978 - 7 - 224 - 10134 - 8

I. ①现… II. ①傅… III. ①文化 - 中国 - 民国 - 文集  
IV. ①G12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67846 号

---

## 现实政治

---

作 者 傅斯年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

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: 710003)

发货联系电话 (传真): (010) 88203378

---

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6 开 15.5 印张 1 插页 203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24 - 10134 - 8

定 价 32.00 元

---

## 编者的话

民国相关选题的出版，曾经是敏感的。那一度被僵化思维固锁住的，是太多面目模糊的身影。他们长袍马褂、旗袍秀履，那光影婆娑的身姿，一旦跃入脑际，就难再轻易离去。这也是近年来不管是影视还是图书，都出现了一股民国热的因缘。

有关民国的话题，似乎隐藏着一种魔力。那种潜游在净空深处的味道，从历史的不远处，静静地向我们移来。我们无法抵抗这种黑白质感的诱惑。然而，太多的民国是演绎的产品、是虚构的华章，民国真实的样子不应仅仅从名人、类名人的塑造中诞出，不应仅仅在华丽炫耀的镜头感里展示。民国绝不是“万恶的旧世界”，也不是“消失的亚特兰蒂斯”，她是我们的先人曾经在纠结中不断尝试和追索的第一次现代，是灿若星辰的文化人第一次放胆展示自我。同时，传统与现代的角力，保守与开放的争夺，西学与中学的通融，专制与民权的恶斗，极度的聪明

和极度的愚蠢，极度的崇高和极度的可笑，都在这个时代充分表演，并给后人埋下了种子。所以我们的关注，不只是行注目礼，更是寻求还原，寻求真实，不管热血与极端，也不管沉郁与凉薄，这既是叙述对象的真实，也是原作者的真实。

《可以触摸的民国》系列丛书，我们计划分成几个子系列构建，目前即将出版的有：《可以触摸的民国·现场》《可以触摸的民国·侧影》《可以触摸的民国·细节》以及《可以触摸的民国·新学》。

《现场》版块，由南京财经大学的石钟扬教授执行主编，首选了四本：“报界奇才”、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专职记者黄远生的新闻文选；中国新闻教育与研究的先驱、“铁肩辣手”的杰出记者邵飘萍的新闻文选；“思想界明星”、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领袖陈独秀所主编《新青年》《每周评论》中的新闻与时评选集；“五四三圣”之一、“再造文明”的设计师胡适的时评选。这四位报人（无论专职或兼职的）都是学者型的，都曾为民主为言论自由历尽艰辛，饱经磨难，透过这些依旧在燃烧的文字，可以触摸到他们滚烫的热血。

《侧影》版块，由我们编辑部操刀策划，编选民国著名学者、文人的文字，希冀觅得特殊视角，给读者一个陌生化的全新印象。譬如，傅斯年不仅是儒雅严谨的学者，我们编选的《现实政治》更展示出他对时事的敏感与睿智；徐志摩的《再来跑一趟野马》，集中其相关政论问题的文章，发现一个敏感政治、关心国家的徐志摩；朱自清的《人话》，选取他回忆性的散文篇目，串联起他的一生，搭建出朱自清的“忆之路”。

《细节》版块，则是结构别致的人物传记类原创性文本。回避宏大叙事的框架限制，省略过渡、延续的平淡，截取他（她）人生的一个个断面，或熠熠生辉，或苦痛难当，从一个个鲜活生动的细节出发，去触摸他们灵魂深处的颤抖，如《萧红的100个细节》《郭沫若的20个细节》等。

《新学》版块，作者皆为民国文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，对民国的

态度有其自成体系、自圆其说的创新，如《民国元年——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》，选取这样被反复述说的特殊年份，却回避了政治，只看那剧变之下惶惑迟缓而跃跃欲试的百姓生活，对当下社会现状亦不乏启迪。

因为民国版图书的出版年代所限，文字中不少具体的用法，比如其中《人话》一篇中“您少爷在那儿上学？”的“那儿”、《春晖的一月》一篇中“我最爱桥上的阑干”的“阑干”，又或者《买书》一篇中“不知那儿检来《文心雕龙》的名字”的“检”字等，在现在的汉语环境中已经有了不同的用法，但为了尊重民国时代的真实性，以及作者自主创作的主权性，我们没有进行任何擅改。脚注部分属选本中自有的，我们尊重并保留。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，编辑也针对具体的、可能有助读者理解的部分，增添了一部分注解。

作为编者，请允许我们向胡适、朱自清、徐志摩、傅斯年们致意。让我们一起从他们的文字上感知陌生而久违的率真、趣味和正直，倾听他们告诉我们知识人应该怎样读书、怎样生活，怎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形而上的问题。无论侧影，还是正面，在煌煌民国的文化殿堂前，我们都该收敛起自己虚张的声势，勇于正视那逼人的光焰。我们撩拨出的民国文字中的独特味道，是想与读者分享先生们带给我们的温暖与感动。请惠存我们的好意，同时宽恕我们的浅识。

## “人类的要求是自由与平等”

——概谈傅斯年的政治思想

1928年，33岁的史学家傅斯年出任“中研院史语所”所长，宣言建筑“科学的东方学正统”，讲究“一份材料出一份货，没有材料不出货”，成为“史料学派”的代表人物。他留给人的强烈印象是：冷静、笃实、深沉。

然而，在社会政治演进的轨迹中，我们还能看到另一个傅斯年——高标理想、关注现实，激情洋溢地参与社会改造，热切表达政治主张；在新文化运动的声声鼙鼓中，高举大旗冲锋陷阵，与北大同学创办《新潮》杂志，并确定“批评的精神，科学的主义，革新的文词”作为杂志的“原素”。特别是，在1919年五四运动当天，傅斯年担任学生游行队伍总指挥，俨然征战沙场的一员猛将。

这，源于一代知识分子在深刻变局中的强烈的家国情怀，对现实的切肤体察和对民族未来的高度责任感。在一篇谈及陈独秀及《新青年》

的文章中，傅斯年说道：“那时候的志士虽也知道中国的问题并不简单，然而总看见希望在前面，希望且寄托正在青年身上，在能以天所付给之体力智力为基础，西洋近代文明之贡献为工具，以刷洗这千年的瑕秽。”而在一篇《随感录》中，傅斯年在评价中国的文人时也表露心迹：“‘哀民生之多艰’的文学家——这是我对于未来中国所要求的！”

在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下，傅斯年表现出强烈的自由主义思想和经济平等观念。

傅斯年自己就曾说过，他是自由社会主义者——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相融合。“我平生的理想国，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，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，我住不下去；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，我也不要住。所以我极其希望英美能做成一个新榜样，即自由与社会主义相融合。”（《评英国大选》）

在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之际，傅斯年撰文对罗斯福推行的新自由主义进行了热情赞颂，并进一步明确表达了他理想中的自由平等思想。“人类的要求是自由与平等，而促成这两件事者是物质的和精神的进步。……没有经济的平等，其他的平等是假的，自由也每不是真的。但是，如果只问平等，不管自由，那种平等久而久之也要演出新型的平等来。……利用物质的进步和精神的进步，以促成人类之自由平等，这是新自由主义的使命。”（《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》）

在傅斯年的政治思想中，有一点不得不提及，那就是对“人”的主体性和人生价值的关切和崇扬。如何处理“名教”与“自然”二者的关系，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。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，“人情自然”成为傅斯年向旧道德、旧观念和旧秩序标靶射出的一支力箭，成为他“一新民物”理想的重要支点。在傅斯年向封建制度所下的战书中，我们可以清晰地体察到他对“人道主义”价值的崇尚和对“人情自然”的深邃观照。

在《社会的信条》中，傅斯年一展史学家所长，不动声色拈出的一则史料，令观者对“名教”的残酷性触目惊心：

（福建）延平一带地方，未婚妇女，死了定婚的丈夫，便要寻死，这种风气李氏最盛。李氏是那里巨族，出了个所谓名臣名儒的李光地。这位名臣名儒立了条家法，凡是未婚女子（已订婚），死了丈夫，须要殉节。若是不肯，别人当助她死，好求旌典。

他旗帜鲜明地指出：“社会上的信条，总当出于人情之自然。”“我们总要做人的，不要做‘戕贼杞柳而成的栲栳’；总要从心内的判断，自然的性质，不要从社会的强压力。我们必须建设合理性的新信条，同时破除不适时的旧信条。”

可以说，政治情怀上，傅斯年是热情高蹈的理想主义者。在《一段疯话》中，他汪洋自肆地抒怀：“文化的进步，都由于有若干狂人，不问能不能，不管大家愿不愿，一个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。最初大家笑他，厌他，恨他，一会儿便要惊怪他，佩服他，终结还是爱他，像神明一般的待他。所以我敢决然断定，疯子是乌托邦的发明家，未来社会的制造者。”“中国现在的世界里，是沉闷寂灭到极点了。其原因确是疯子太少。疯子能改换社会。”

傅斯年非特是理想主义者，他还是务实冷静的现实主义者。他在《现实政治》一文中明确表示，要“认识现实，把握现实，操纵现实”，并对嘲讽了那些秉持“主观主义、直觉主义、一元主义、寺院主义”的人们。

1944年，恰逢五四运动25周年。傅斯年从现实出发，以冷静的笔调撰文，对中国传统及五四运动狂飙突进的得失，给予客观而务实的评价：“‘五四’在当时本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运动，自然也不是一个全无计划的运动……这个情形明显的表现于其整个运动的成就上，所以消极方面的成就比积极方面的多。”他又说道：“恢复民族的固有道德诚为必要，这是不容怀疑的。然而涤荡传统的瑕秽，亦为必要，这也是不

容怀疑的，假如我们必须头上肩上背上拖着一个四千年的垃圾箱，我们如何还有气力做一个抗敌劳动的近代国民？如何还有精神去对西洋文明‘迎头赶上去’？”（《“五四”二十五年》）

在傅斯年看来，一场五四运动根本不足以彻底改变中国政治和社会的面貌，他寄希望于社会个体的自我要求，寄希望于青年“无中生有的去替中国造有组织的社会”。傅斯年写道，“社会是个人造成的，个人的内心就是一个小社会。所以改造社会的方法，第一步是改造自己。”“所谓造有组织的社会，一面是‘养成社会的责任心’，一面是‘个人间的粘结性’，养成对于公众的情义与见识与担当。”（《青年的两件事业》）

要说明的是，在傅斯年政治思想的相关论述中，不单涉及带有根本性的宏大命题，还有许多对社会现象和国内外局势，如教育改革、青年失业、女子生活、日本侵华战争等问题的臧否评鹭。应该说，傅斯年的政治思想是一个丰富的、多元的、开放的体系，需要读者多方体会。

贾 苏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
| 人生问题发端 / 1       |
| 去兵 / 13          |
| 万恶之原(一) / 22     |
| 心气薄弱之中国人 / 27    |
| 中国文艺界之病根 / 30    |
| 社会——群众 / 32      |
| 社会的信条 / 35       |
| 破坏 / 38          |
| 自知与终身之事业 / 41    |
| 一段疯话 / 43        |
| 随感录(四则) / 47     |
| 新生活是大家都有一份的 / 55 |
| 《新潮》之回顾与前瞻 / 58  |
| 中国狗和中国人 / 66     |
| 欧游途中随感录 / 69     |
| 青年的两件事 / 73      |
| 美感与人生 / 78       |
| 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 / 88 |
| 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 / 93 |
| 教育崩溃之原因 / 99     |

陈独秀案 / 105  
多言的政府 / 112  
中国人做人的机会到了! / 116  
“不懂得日本的情形”! / 119  
今天和一九一四 / 124  
青年失业问题 / 128  
政府与提倡道德 / 133  
“中日亲善”??! / 137  
论学校读经 / 144  
中学军训感言 / 149  
闲谈历史教科书 / 153  
一夕杂感 / 164  
中华民族是整个的 / 169  
公务员的苛捐杂税 / 172  
政治之机构化 / 177  
汪贼与倭寇——一个心理的分解 / 182  
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 / 188  
护士职业与女子生活理想 / 192  
盛世危言 / 195  
天朝——洋奴——万邦协和 / 202  
“五四”二十五年 / 207  
现实政治 / 211  
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 / 216  
漫谈办学 / 222  
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 / 225  
几个教育的理想 / 231

## 人生问题发端

人生问题是个大题目，是个再大没有的题目。照我现在的学问思想而论，决不敢贸然解决它。但是这个问题，却不能放在将来解决；因为若不曾解决了它，一切思想，一切行事，都觉得没有着落似的。所以不瞒鄙陋，勉强把我近来所见，写了出来，作为我的人生观。还要请看的人共同理会这个意思，大家讨论，求出个确切精密的结果。我这篇文章，不过算一种提议罢了。所以题目就叫做人生问题发端。

一年以来，我有件最感苦痛的事情：就是每逢和人辩论的时候，有许多话说不出来——对着那种人说不出来；——就是说出来了，他依然不管我说，专说他的，我依然不管他说，专说我的。弄来弄去，总是打不清的官司。我既然感着痛苦，就要想出条可以接近的办法；又从这里想到现在所以不能接近的原因。照我考求所得，有两件事是根本问题——是一切问题的根本，是使我们所以为我们，他们所以为他们，使

他们不能为我们，我们不能为他们的原动力。第一，是思想式的不同。第二，是人生观念的不同。这两件既然绝然不同，一切事项，都没接近的机缘了。就思想而论，我们说“凡事应当拿是非当标准，不当拿时代当标准”；他们说，“从古所有，乌可议废者”。就人生而论，我们说，“凡人总当时时刻刻，拿公众的长久幸福，当做解决一切的根本”；他们说，“无念百年，快意今日”。这样的相左，那能够有接近的一天？要是还想使他同我接近，只有把我这根本观念，去化他的根本观念。如若化不来，只好作为罢论；如若化得来，那么就有共同依据的标准了，一切事项可以“迎刃而解”了。什么“文学的革命”、“伦理的革命”、“社会的革命”……虽然是时势所迫，不能自己；然而竟有许多人不肯过来领会的。我们姑且不必请他领会，还请他“少安勿躁”，同我们讨论这根本问题。

这根本问题是两个互相独立的吗？我答道，不但不能说互相独立，简直可以说是一个问题，是一个问题的两面。有这样特殊的思想式，就有这样特殊的人生观；有那样特殊的人生观，就有那样特殊的思想式，两件事竟断不出先后，并且分不出彼此。要是把这两题作为一体，往深奥处研究去，差不多就遮盖了哲学的全部。但是这样研究，作者浅陋，还办不到；而且实际上也没大意思，不如就形质上分作两题，各自讨论。所有+思想式一题，等在本志第三号上讨论去。现在把人生观念一题，提出来作个议案罢。

# 一

我们中国人在这里谈论人生问题，若果不管西洋人研究到什么地步，可就要枉费上许多精神，而且未必能切近真义。因为人生的各种观念，许多被人家研究过了，尽不必一条一条的寻根彻底：径自把他的成功或失败，作为借鉴，就方便多了。所以我在评论中国各派人生观念以前，先把西洋人生观念里的各种潮流，约略说说。一章短文里头，原不能说到详细，不过举出大纲领罢了。

Ludwig Feuerbach 说“我最初所想的是上帝，后来是理，最后是人”。这句话说的很妙，竟可拿来代表近代人生观念的变化。起先是把上帝的道理，解释人生问题。后来觉着没有凭据，讲不通了，转到理上去。然而理这件东西，“探之茫茫，索之冥冥”，被 Intellectualists<sup>①</sup> 和其他的 Classical philosophers<sup>②</sup> 讲得翻江倒海，终是靠不着边涯。于是乎又变一次，同时受了科学发达的感化，转到人身上去。就是拿着人的自然，解释人生观念；——简捷说罢，拿人生解释人生，拿人生的结果解释人生的真义。从此一切左道的人生观念和许多放荡的空议论，全失了根据。我们考索人生问题，不可不理睬这层最精最新的道理。

人对于自身透彻的觉悟，总当说自达尔文发刊他的《物种由来》和《人所从出》两部书起。这两部书虽然没有哲学上的地位，但是人和自然界、生物界的关系——就是人的外周——说明白了。到了斯宾塞把孔德所提出的社会学，研究得有了头绪，更把生物学的原理，应用到社会人生上去，于是乎人和人的关系，又明白个大概。后来心理学又极发达，所有“组织”（Structural）、“机能”（Functional）、“行为”（Behavioristic）各学派，都有极深的研究。人的自身的内部，又晓得了。这三种科学——生物学、社会学、心理学——都是发明人之所以为人的。生物学家主张的总是“进化论”（Evolutionism），从此一转，就成了“实际主义”（Pragmatism）。法国出产的“进化论”（Evolution Créatrice）也是从进化论转来。什么 Life Urge<sup>③</sup> 和 Life Spirit<sup>④</sup> 虽然一个说科学解释不了，一个更近于宗教，然而总是受了进化论的影响，并且可以说是进化论的各面。这并不是我专用比傅的手段，硬把不相干的，合在一起，其实各派的思想，虽是“分流”，毕竟“同源”。所以 B. Russell<sup>⑤</sup> 在他的 *Scientific Method in Philosophy* 里，竟把这些派别归为

---

① 编者注：唯理智论认为认识全部来源于纯理性，否认理性认识依赖感性经历。

② 编者注：古典哲学家。

③ 编者注：生命驱动。

④ 编者注：生命精神。

⑤ 编者注：伯特兰·罗素，英国著名的学者。

一题，叫做进化论派。Eucken<sup>①</sup>在他的 *Knowledge and Life* 里，也常合在一起批评去。我把它合在一起的缘故，是因为都是现代思潮一体的各面，都是就人论人。发明人之所以为人，都不是就“非人”论人。我们受了这种思潮的教训，当然要拿人生解决人生问题了。

但是现在为说明之便，却不能合笼一起讲下去，只得稍稍分析。论到小节，竟是一人一样；论大体，却可作为两大宗。第一，是生物学派；第二，是实际主义派。现在不便详细讲解它，姑且举出它们两派供给于人生观念最要的事实罢了。

生物学派，拿自然界做根据，解释人生。它所供给人生观念最切要的，约有以下各条：

(1) 使人觉得它在自然界中的位置，因而晓得以己身顺应自然界。

(2) 古时候的“万物主恒”之说，没法存在了。晓得各种事物，都是随时变化的，晓得人生也在“迁化之流”（A Stream of Becoming）里头，可就同大梦初醒一般，勉力前进。许多可能性（Possibilities）许多潜伏力（Potentialities），不知不觉发泻〔泄〕出来。现在人类一日的进步，赛过中世纪的一年，都为着人人自觉着这个，所以能这样。

(3) 古时哲学家对于人生动作，多半立于旁观批评的地位，没有探本追源，而且鼓励动作的。自从“生存竞争”发明以后，又有了“生存竞争”的别面——“互助”——一正一反，极可以鼓励人生的动作。这个原理仿佛对人生说道，“你的第一要义就是努力”。

(4) 古时哲学家的人生观念，有时基于形而上学，尽可以任意说去，全没着落。生物学派把这些虚物丢掉，拿着人的

---

① 编者注：鲁道夫·奥伊肯。

地位一条发明，尽够弃掉各种“意界”的代价而有余。从此思想中所谓“想象的优胜与独立”（Imaginary Superiority and Independence）不能存在。总须拿人生解释人生问题。这样一转移间，思想的观念变了，人生的观念变了。因为思想从空洞的地方转到人生上，人生的范围内事，多半被思想揭开盖了。

（5）看见人类所由来的历史是那样，就可断定人类所向往的形迹必定也是那样。所以有了尼采的“超人”观（Uebermensch）。尼采的话，虽然说的太过度了，但是人类不止于现在的境况，却是天经地义。从此知道天地之间，是“虚而不屈，动而愈出”。人生的真义，就在于力求这个“更多”，永不把“更多”当做“最多”。

以上都是生物学派所供给的。但是专把生物学解释人生，总不免太偏机械的意味。斯宾塞也曾自己觉得他的生活界说不切事实；说，“生活的大部分，不是生理、化学的名词能够表现的”。所以从生物学派更进一层，就是实际主义的说话。现在把这主义给人生观念最要紧的道理，写在下面：

（1）生物学派的人生观念是机械的，实际主义的人生观念是创造的。

（2）哲姆士说，“精神主义的各种，总给人以可期之希望，物质主义却引人到失望的海里去”（James, *Pragmatism*, P. 108）。生物学派的主张虽然叫人努力，但是极不努力的道理，也可凭藉着生物学家的议论而行。实际学派感觉着这个，把“软性”人和“硬性”人两派哲学外表的相左揭破了，事实上联成一个；一边就人性讲得透彻，不像理想家的不着边涯；一方说“道德生活是精神的，精神是创造的”（*Creative Intelligence*, P. 408）。不像生物学派讲得全由“外铄。”这类